V
B627.61
T85

册 2
卷 2

董司寇疏草卷之二 督鄂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酌議借賑餉銀解留疏

題爲借餉賑饑懇乞
聖明酌議解貯以恤民艱以重軍計事臣查今歲鎮屬
率罹水荒惟南陽所屬爲甚八九月間饑民嘯聚
盜礦動稱數千伙伏
皇威討擒首惡徒黨業已驅散然饑莩載道倉庾乏積
人心洶洶莫知所定道府各官日以請發
內帑爲詞臣爲此懼議動本鎮餉銀六千兩解貯南

陽查所屬饑民動發借賑案候補還此先撫臣裴應
章曾行之鄖陽者竊謂苟利於民無損於餉抑何
憚不爲且近在督屬解發責償固甚便也已經題
請去後昨接邸報見戶部覆奉
欽依內稱咨臣將本鎮餉銀動支六千兩解貯河南布
政司收庫待冬春青黃不接之時并先後
奏留贓罰等銀通融分散被災州縣施賑仍將餉銀
明登簿籍待後補還或盡准豁候臨時另
請等因臣仰窺
皇上子惠元元

盛心至公且溥方將與大河以南赤子歌舞
聖德不暇夫復何言徐伏思之
奏留贓罰等銀分發施賑是
主上大賚之恩也所謂施而不有者也若借賑餉銀是
官軍需以爲命秦楚相與委輸者也原議借於南
陽將責償於南陽者也所謂剜肉醫瘡姑與之而
復取之者也今解赴該司與贓罰等銀通融散賑
雖以
朝廷之財惟
朝廷之用蔡人吾人何彼何此詎不稱大公哉但以

552981
N 1'39

借賑之銀推入留賑數內異時補償將責之南陽乎抑責之該司乎責之該司非原題所指責之南陽銀已解之該司不盡爲南陽之用雖明登簿籍待後補還部議固然儻一推諉雖有成案難爲左券前項餉銀寧有還期此臣之所爲大恐也以臣計之該省撫按條議部覆

允留贓罰等銀四萬八千四百有奇見議行查改折麥銀六萬餘兩及聽工部議覆班匠銀兩似亦在堪留之數以此分賑被災州縣南陽五府災民胥沐兼濟之澤矣又

允科臣王德完平價之議瀕河一帶饑民尤舉欣欣然覺有生氣唯是南陽距河遼遠舟楫不通雖有平價惠政勢遠不能相及藉令有銀尚苦無糴況復無銀空然一命者哉前項餉銀似應仍發南陽借賑則在開歸等府均沾平糴大惠在南陽州縣亦蒙借賑餘恩平糴者入其銀而價則輕借賑者責之償而期稍遠其事相類而其利亦相倣故臣謂餉銀之借宜止南陽不必解該司者非私南陽也亦稱物之道宜爾也況鄖鎮去該司千四百里道經南陽地方獨七百餘里前銀解發不就便收貯

乃今日由南陽而解司他日又由司而解南陽往返道途能無騷繹且苦防範故謂前銀之解即貯南陽似爲計之便者也再查報中該部

題覆科臣疏內稱往年撫治鄖陽時庫貯軍餉一二拾萬縱因前歲兵變支費計今存積尚有充裕再准借支六千兩聽撫按通融給散臣見之不覺驚悸重慚借賑之說臣自啓之將遂爲鄖鎮軍餉之蠹也臣安敢隱默不爲本鎮慮之臣查本鎮餉銀爲團練哨守軍兵月糧衣器操賞及一應調遣之用原無別項會計錢糧祇扣解民壯工食以爲支費自隆慶五年撫臣凌雲翼奏

准計歲入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兩不三四年屢次裁減止存四千二百六十七兩近年於內又減去一百一十九兩萬曆五年議將清丈衛所餘屯折解補餉初議四千餘兩遞因災傷十不一完告豁者紛起續議通減止存二千八百有奇而欠者如故計歲之所出每六千兩上下此鄖鎮軍餉每歲出入之大較也至稽節年盈縮之數遠不暇舉查本鎮裁革在萬曆九年正該部撫治之時該部備查存貯軍餉造冊存照實在八萬六千四百餘兩當鄖

據以報部續因水災脩城賑濟及兵變之後增衛軍月糧復設標兵三百名一切重費取辦於此至十九年撫臣蕭彥報部實在六萬四千餘兩隨取三千兩解部止存六萬一千兩該臣抵鎮據鄖陽府冊報實在六萬一千五百餘兩此節年盈縮之大較也有收有放有積卷籍具存大都不遇旱澇一歲之入僅支一歲之出乃入者有減無增出者有增無減其尚存六萬一千之積者蓋先年議數之寬曩歲農收之留也今月減而歲詘矣於何充裕之有該部謂爲尚有充裕者似猶指議數寬時言之而不知今之銷蝕至此矣夫鄖鎮設在萬山控連四省崇岡複嶝爲流逋藪宅又多銀峒礦徒不時竊發其俗沿楚慓輕襲秦勁悍其軍易動而難戢歷觀往事可爲寒心即有一二十萬之積亦不爲多今僅僅止有此數儻有連歲大饑越城巨浸如十一十五六等年又或有負險阻兵數月不解如往時藍鄢何冕等事前項餉銀所支幾何鄖鎮一城斗大去各布政司俱千里而遙其間民無百金之產家鮮擔石之儲物力蕭條江南百夫之聚不約於此矣目今斗米百四十錢中土流莩挈

壺瓢而丐餘命者錯趾於途民之遮訴號饑者無日無之其勢危急不在河南之下府縣倉庫如洗軍民相視繫命者此庫貯之軍餉焉耳一旦驟虛人心隨駭且泛施於遠而靳發於近臣抑何以自解於百姓之言日者礦徒嘯聚亂兆已徵而民貧盜起機在叵測臣爲是多方設處濟饑日選將練兵脩戎器增堡伍冀消將萌之釁恐恐焉如朽索之馭奔馬大懼弗勝前項餉銀正宜稍存盈餘用備緩急若六千之外再借六千所僅存者四萬有奇而已驟虛至此卒有警急將何所恃雖明立文案借必有還然文移往返動經月餘千里搬解不能遽達抑何裨於緩急之需臣職在封圉智局挈餅再借之說匪所敢承事于軍計盈縮之間安危攸繫此臣所爲不避煩瀆而披瀝以請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如果臣言不謬將臣議動餉銀六千兩准解南陽府分發借賑仍令該府明立簿籍待後補還其再借銀數乞

俯念孤鎮存貯無多姑

賜停止則不惟可省轉解之勞而鎮餉不致驟虧地方
緩急亦有攸賴緣係借餉賑饑懇乞
聖明酌議解貯以恤民艱以重軍計事理臣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嘉齎捧謹題請
旨

守備患病疏

題爲守備官病勢危篤懇乞革回調理另
賜推補事據分巡下荊南道副使閻芹呈奉臣批據守
備鄖襄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
陳弘道呈稱職於上下年十二月內陡患傷寒症
具呈兵巡道准假調理乃今傷寒復轉瘧疾更加
痰氣流注左足動履艱難已成痼疾情願告休革
任回衛等因奉批仰分巡道作速查報依奉備行
襄陽府查議去後今據回稱查得本官委患前疾
未痊取具醫生王志金甘結前來該本府知府尤
錫類看得本官久患瘧疾復加痰注左足以應准
告呈詳到道據此看得守備陳弘道技藝閑習智
謀優裕誠爲有用之林但患病日久遽難痊愈相
應准令回衛調理等因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
守備陳弘道自冬徂春瘧疾間發臣以地方多事

之秋豈守備高閑之日檄之出巡光化等縣亦嘗
勉强一行歸而病勢愈劇踰月不出戶庭臣謂其
人重厚少文忠僕任事儻猶可愈才力尚堪乃因
疾得衰尫羸日甚痰注左足動履益艱責之奔走
禦侮未有期也所告誠匪得已似應准回調治除
守備事務批委指揮王鐘代署本官候題
請明文至日遵行外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上
請咨令守備陳弘道革任回衛調治遺下員缺亟行推
補年力精强謀勇兼資者嚴限前來供職庶地方
有賴緣係守備官病勢危篤懇乞革回調理另
賜推補事理臣下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魏克
齎捧謹題請
旨

叅劾鑽刺府佐疏
題爲營刺府官妄投私揭乞
賜究處以儆官邪事臣於本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據
河南南陽府同知任文定批差民壯蔡廷寶投公
文一角內封文武賢否冊三本賢不肖另揭四扣

並無詳驗文書又稟揭一封私記釘封甚固內手
本二扣一稱南陽府同知任文定謹稟老大人榮
轄兩河光被羣辟卑職束於近例不得伏謁一展
賀私頃家僮南來知榮涖楚時不棄踈賤特賜腆
儀追惟疇昔三年報政仰仗噓植既得考滿又得
保畱且令一家匹夫匹婦皆叨
龍章翟服之榮或歿或存均被
玉書金簡之贈此之爲恩令人感深五內思一齒劍而
無地者惟有篆之心版佩之終身而已肅此伸謝
一稱南陽府同知任文定謹稟按臺涖宛一月凡

卑職申文招冊莫不以硃筆識之似有刮目相看
之意今復
命伊邇仰仗老大人洪恩俾得薦諸前列亦足爲將來
寸進根本況八府同知惟卑職任宛頗久而自揣
守分守法不敢少後於同輩亦不敢少辜於培植
者再稟科場一節前辛卯科蒙林按院取職入場
而乃以之典樵爨似於各省事例不合今知府既
不入場則次知府者同知也獨不可收掌試卷及
彌封等乎況卑職已經考滿若同吏承等官一槩
供役是不以禮待府佐官矣伏望鈞裁免卑職入

塲亦大幸也其塲中之苦不減囹圄但老大人前不敢悉吐細詢左右之人當知卑職之語非虛也再稟各官賢否皆裁自本道不敢以意見私議一人其未定者俟另報耳伏候尊裁臣讀之不勝駭愕亦莫測其所謂隨思臣於本官雖嘗一取賢否據報已久其考滿保留皆臣未任前事臣督三省非轄兩河境內士夫缺然相存何濫於屬官取用入塲官員亦不關職掌凡揭中所指皆於臣無當也獨其批其封套皆稱申臣衙門又並無公文可稽此臣之所駭愕而莫測所謂者也然於臣無當其爲錯封誤投無疑因詳各官宦跡敭歷藩臬往來於梁楚之間非該省新任左布政使鄒學柱耶是冊揭也其投之學柱而誤之臣者也夫文移失錯法所必禁然一時之誤容或有之即感知遇之恩而勒一言之謝原無長物僅一空椷似亦不遠人情姑可弗論唯是御史復

命辯屬官之賢且才者薦之公朝必極一時之選二司辯屬官之賢且才者效之御史亦出一時之公獨柰何以私干之官之與薦者類以賢能見稱然限於數而賢不及薦者有矣何必即居前列銓部遷

擢雖稽薦次然訪聞有疵以首薦而劣處者有矣何遽爲進取根本此中自有公道而亦有數存焉君子行法以俟之而已矣本官妄意求薦薦必求前前以干進何其見之鄙也至於入塲各官取用常在七月而分派各所則御史臨時主之本官前科入塲派司供給亦御史量才使之耳無非事者何榮何辱何至役之樵爨而視若囹圄也今距科塲時甚遠考官尚未遣聘本官輒垂涎於收卷彌封津津若有餘羨追憾於供給所事恨恨猶有餘忿且稱知府不入塲次知府者爲同知又稱職已經考滿不宜與吏承等官共事則今次入塲者非本官而誰入塲而收掌試卷彌封者又非本官而誰視科塲爲自有擇便利而自居之乃謬云免職入塲又何其情之詭也且本官之附揭而干澤者以賢否爲之媒也試以考人者自考有官如此其於賢不肖何如哉夫

國家之公典莫重於舉劾而亦莫重於賓興近奉

明旨申飭森嚴一時直指使臣與藩臬百執事罔不兢兢惟謹如該省巡按御史陳登雲立朝按部風節凜然即布政鄒學柱者敭歷藩臬卓有聲稱臣知

其人皆不可以私干卑卑若任文定者不足以當一聆乃妄稱刮目而於薦舉入塲之典輒欲搖尾攘臂其間多見其不知量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有不見見必斥之矣顧不自檢點前項私揭不徑投於彼而誤投於此豈陰有以奪其衷將假之手以發其陰私也耶臣初涖鎮見本官屢叨薦揚又見司道開報考語亦未嘗不以賢官目之既而察其行事徒獵虛聲罔脩實政法度縱弛舉動乖方如狪賊李對山流刦咸寧西鄉等縣拒傷官兵巡撫陝西姚都御史調兵征剿追至南陽境上其爲

巨寇易知也南召淅川等縣奉臣憲牌先期嚴兵待之比一入境駢首就擒者六十餘徒其爲盜蹤易見也取獲陝中文卷并其督兵官白進朝到府查認其爲真僞易辯也名其爲賊各擬重辟解陝宜多兵防護臣之批示易遵也乃本官謾不加省祗憑賊口詭辭展辯槩以爲流民而議釋之若匪副使劉卿到任一審則賊首李三保等皆爲出柙之虎矣以一人而解二賊已屬踈蹤而用以領解者皆先已索受賊贓之人致解子闈尙智等中途踈縱與賊犯李自貴李雙槐而俱逃及奉查詰乃

欲諉罪南召而不知縱之賣放者誰也且署府數月所積贖鍰不過百七十金而報稱七百致撫院之駁查歲值大歉在秋成猶可稍緩因新守將臨輒便出穀賑貸惟務市恩而不圖卒歲之計姜一尚貪官也陰揭其贓而陽庇其罪田曾巨猾也招重其罪而議貸其贓百事一味彌縫五載迄無善狀猶謂其庸庸自守於名檢未甚踰耳乃今蠅營鑽刺彰彰如是是自絕於

清時而盡棄其生平者也法應叅究叅照得河南南陽府同知任文定器本闒茸識更卑汚妄意首薦之華而冒昧自薦借言處囊之穎希與科場之選而先擇便利甘爲躍冶之金才不逮人而名欲先人奸弊叢於萎薾徒知考人而不知自考所履遂致錯然課其職務殆爲罷軟不勝律以

明例尤爲卑賤踰檢當此地方災敝之時宜得悃愊質行之官若任文定者誠不可使之一日尸乎其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任文定照例從重議處庶躁競者知懲虛曠者恪職而於吏治亦有所裨矣

報饑民猖亂疏

題爲飛報賊情事本年二月初三日據南陽府揭報正月二十二日奉河南撫院憲牌行府查確山殘寇赶散前往葉縣馬鞍山潛躲等因本府即出憲牌諭令解散調南陽衛軍兵行巡捕李通判督同州縣官兵驅捕當差快手王守身偵探賊勢續據防守指揮劉天受巡捕吏目冉進忠稟稱范家灣賊首喬金等二百餘名拒捕當被官兵殺死賊頭文魁喬宗保等四名擒獲喬金等十九名餘賊敗走隨解府審喬金吐稱馬鞍山賊頭文廷與王廷

舉等共聚有千人約金同去行刦又據王守身探報舞陽蒸餅石溝賊頭陳金文廷等約有千人夜間搶掠白晝登山與喬金供報相同具報到臣隨經牌行守巡汝南道督率官兵刻期剿撫并行查實去後本月十一日據分守道副使劉卿揭報初三日據泌陽縣稟稱舞陽縣盛井寺後賊衆約有二千在彼搶掠又據裕州申據賈大位報稱火塲山賊衆五六百人打五方旗號在彼刦掠大約此賊即確山赶散之賊在裕葉舞泌之間離各州縣俱百有餘里本道即行守備總捕官調遣各兵相

機撫剿初五日又據泌陽縣報稱初一日准典史
吳魧報稱帶領兵快鄉夫同赴象河關剿賊探得
賊首裴贊率領羣賊約有五七千餘屢搶破城店
王家店等處聲言犯關勢甚猖獗兵夫勢寡恐難
防禦等情具報到道飛報到臣除即行該道督行
守備夏鳴雷巡捕通判李成龍調集府衛州縣所
堡官民兵夫相機剿撫當委旗牌官程之遠賫臣
憲牌往彼諭散就經會同巡撫都御史張一元合
剿去後該臣看得民窮盜起自昔固然宛葉之間
人至相食不逞之徒豈肯忍死以飽餓腹臣爲此

懼率廳所司多方設處竭力拯援故礦盜竊發隨
即撲散近蒙　准借鎮餉與
允晉錢糧通融施賑嗷嗷待盡之民稍有生氣地方覺
亦少安詎意確山赶散殘賊突入藏躲馬鞍山中
此山西北界裕葉舞泌東南連西遂確山磅礴險
峻素爲盜區賊衆竄伏其中東衝西突未易追捕
各處亡命近山饑民復擾而從之乘風附嚮或稱
數百或稱數千各州縣兵力疲於饑寒倉儲空於
賑恤一時難以擒薙故爾滋蔓刦掠橫行然亦臣
綏靖不效與地方官防禦疎玩所致除臣待罪并

行該道守備等官戴罪討賊外又經嚴督各官厚
集兵力多方偵探設奇用間相機剿撫擒俘首惡
正罪其脅從餘黨念其迫於饑饉姑准降首免死
有能擒斬賊首投降者仍量議給賞合用錢糧聽
其權宜動給又慮賊衆勢重憑恃險阻易致蔓延
臣復揀選本鎮及鄖襄軍兵共一千名各給粮餉
一月選委都司王一桂統領前赴協剿以安地方
事干警息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行下臣等相機剿撫應用兵馬錢糧從權調動有功
員役與地方失事官分別功罪通候事寧奏
請定奪仍乞併行河南巡撫都御史張一元會兵合剿
以全取勝緣係飛報賊情事理云云

自陳以明功罪疏

奏爲督察無能自陳不堪重寄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重地方事臣於本年三月三十日接
到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李時華揭帖爲道臣撫綏
無術地方召亂有因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安人心事內叅分守汝南道副使兼
叅議劉卿任刑好殺治礦平寇賑濟調遣種種謬

戾亟應調簡等因據按臣謂得於入京傳聞叅以
各官揭報臣安敢故爲異同伏思劉卿近在臣督
屬共事有日稍有不恪宜即操三尺以議其後今
謬戾如此臣顧聽其恣睢民上而一不之問綜覈
失當寔在於臣臣之失職特甚於卿按臣雖不劾
臣臣抑敢不自劾以奸重任此臣所爲冐死以
請者萬惟
皇上之　垂察焉臣行能無所取裁荷蒙
聖恩授之封疆之任假以便宜之權臣誠昕夕廩廩凡
弭盜安民之務不憚督率司道以期仰副
萬一詎意去歲由春徂秋霪潦爲沴高下原隰顆粒不
收萬口嗸嗸罔所繫命一時文馬大關等峒埆腦
張加試等聚衆竊穵負險阻兵勢甚猖獗臣行該
道提兵剿撫諭以
朝廷威福次第解散獲其大小埆腦并其餘黨多人
將各峒封閉具招詳臣批行按察司覆審改斬爲
戍者一人改戍爲徒者二人餘照原擬照捕人衆
批候免拘蓋其慎也又由冬以入今春飢荒益甚
賊首李自省陳金等嘯聚飢民於馬鞍山一帶搶
掠旬日之間驟至七八千人聲勢尤爲猖獗臣於

二月十三日具本奏
報外行道調兵剿撫該道遣人招賊不降即降者尋復
叛去如李自省與陳金屢經招安仍行夥刦謂官
兵莫敢誰何此不一重創之不可該道即於十三
日集兵保安鎮夜半傳發未及天明已入賊巢各
賊倉卒迎戰官兵乘勝奮擊陣擒李自省等百拾
餘人其餘夥賊聞風奔迸陳金爲舞陽典史劉尙
忠追斬獻功并擒賊首裴贊遂因剿爲撫投降者
日集麾下約一千八百餘名既而督兵搜山又擒
首賊侯立等與從賊一千四百餘名俱發推官高

攀枝究審情輕者釋放該道於本月二十九日是
以有盜賊已息請乞罷兵之報惟青山寨仰天池
二處尙有零賊未靖河南巡撫都御史張一元留
叅將藍汝忠等領兵防守葉縣臣亦委都司王一
桂領兵二百五十名協同夏守備防守裕州各相
機勦撫餘兵先行撤回牌行該道再委知府李時
孳會同高推官將俘獲賊犯逐一細加研審務無
寃濫去後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覆奉
聖旨是地方荒亂固當撫存若奸徒藉此鼓煽聚衆豈
可姑息釀患著行與鄖陽河南巡撫官會同區處

務宜擒治首惡以求輯寧其餘悉曉諭解散毋得
貪功妄殺傷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賊
首李自省侯立魏進用等已經就擒餘黨報已招
安唯獲監賊犯見行查審未報使一不當辜即爲
妄殺非所以仰體
皇上好生之至仁也又經備行該道遵照去後據推官
高攀枝揭報卑職從征草寇彼時拏獲賊徒蒙劉
副使發職究審如係對敵擒獲及審有搶掠之情
夥盜認係賊首者發裕州舞陽泌陽三州縣監候
不過數十名餘審係搶糧食一二次者俱量責釋

放行令改過自新如係官兵疑似在山拏獲者審
明當即釋放並無監禁亦無指攀妄拏之人又據
李知府揭報經本府審放者四十餘人其餘監裕
州等處者見委汝南二府推官會審保無妄殺等
因又據報青山寨仰天池約賊五百餘名相繼招
安訖而該道即以感疾嘔血具呈乞休矣臣與撫
臣勉留之又行布政司守趣視事又經移文催督
謂大寇雖平反側未安麥秋尚遠艱虞方深此非
該道杜門養痾時也今
皇上憫念元元出二十萬之帑遣寺臣遠來賑濟而汝

南守臣乃堅臥不出非所以宜
上德明臣禮也即雖甚病亦應强起視事仍稱病劇再
告不休撫臣與臣正在議留而按臣且以參論之
揭見示矣臣謂該道過雖可指其治礦平賊之功
亦不可誣彼礦盜猖獗之時據道路之言已遂無
南陽矣閣臣王錫爵軫念地方詢及南陽新任道
府官似亦有聞如按臣入京語者臣觀劉卿實心
任事如躬歷各峒不假兵力驅散大夥礦徒計擒
埆腦多人以絕亂萌其威望頗爲民所畏憚即以
此具報閣臣臣於該道誠才之也既十四破賊之

後撫臣張一元移書及臣亦有責降人四十板致
賊驚疑之說臣時未有所聞妄謂投降者今至七
百餘人四十板之說不識然否因謂該道文理客
察處少真心實意處多乃其克亂之才有足倚藉
此臣之告撫臣猶復閣臣意也後撫臣復寓書於
臣謂該道再三以病陳乞此何時也豈容杜門養
病煩再一趣之臣爲致撫臣意猶然堅臥不起至
覈功罪又移撫臣謂地方官有罪浮於功者有功
過相準者有功大於過者若該道者似爲功大於
過此臣與撫臣正在查議將與各官功罪一併具

報者也至於
旗牌之給則誠有因而處決梟示殊不盡然蓋李自
省葉縣兩考滿吏也起爲賊首旬日衆至數千該
縣招之賞之銀糧矣夥刼如故該道復遣人招之
輒冠帶坐堂出語狂悖通判李成龍又差人招之
至呼之爲大王一旦就擒發監裕州知府李時孳
揭請
旗牌梟示既該道差百戶張先同亦以是請臣慮裕
州城垣雨水傾頹殆盡且去賊巢不遠一時發監
多賊李自省在監恐內外交通叵測又聞毛兵桀
驁難制因差官賫
旗牌各一與之蓋一以號令軍士之不用命者一以
處叛逆之倉卒生變者誠以便宜從事
勅書所許查得浙江軍門每遇防汛給發
旗牌於例可通當時意在李自省一人賫發之二日
報賊已息即行李自省等聽候奏
請處分該道繳回申文可據也並未言梟示一人而報
之按臣乃有盡數處決之說臣不知其解矣豈真
病甚而昏迷不省至是耶乃劉卿在任自是慷慨
任事之臣臣嘗以地方事委之輒報臣曰豫南之

事本道敢以一身肩之頗壯其語又見其治礦平
寇畧無難色而亦應時奏效故論地方官才未嘗
不稱許之顧其人過於自信而亦有信人之過舞
陽王知縣告病日久一切賑弭之事付之罔聞呈
委李通判代署仍聽卧病府城馬鞍山盜起之時
適該道西巡之日路遠不即擒薙此爲致寇之因
而用毛兵剿賊賊平不無恣擾猶之以毒攻疾疾
去而毒猶未除此爲召謗之因茲盜與毛兵俱戡
戢矣其於地方勞苦極矣臣亦未嘗不恠且憐之
茲按臣摘指之如此臣雖猶諒其平生然慈母三

至亦難自堅臣又安敢執昔之所信者爲劉卿今
之所指者非劉卿也按臣之言當必有徵獨其論
該道者惟賑濟弭盜二事是臣之請
命於朝將執之以殿最羣有司者今道臣不能其職而
臣不能察一道臣之昏庸不職又甚於道臣矣
唯是南陽昔稱盜區堯破三苗於丹水爲今內鄉
地秦并六國韓聚不逞之徒亡匿山中爲盜即馬
鞍伏牛山一帶矧今宛葉之間父子兄弟不相保
守至相殘食是自古未有之災其俗彫瘵易動其
民弁髦法紀比年治南陽者務以長厚市恩致豪

俠凌奪踰檢該道矯之以猛而果於用法致人心
震懾容或有之然刑亂用重亦不得不然即春首
鄖陽所屬飢民搶掠成風有司幾不能禁臣一面
行令查賑一面捕其首惡審其兇狀最著如鮑文
榜鮑忠等押發四門各打百棍如莫世伋莫世恩
各打八十一時人心皆聳然若驚故至今二府十
四州縣之民寧飢死以待賑不敢聚衆搶奪第鄖
襄搶奪起於飢民而南陽則倡之於奸民故已鄖
襄之盜易已南陽之盜難此臣之急於已亂亦借
朝廷不宥亂民之法便宜處治故該道之果於任法

臣亦諒其一二乃賑飢弭盜之事臣誠不憚焦勞
督令所司著實舉行如緩徵發倉勸助移粟設粥
等項不憚督率矣不已則
請帑金發餉銀又不已則發臣俸薪及公用銀兩以賑
之賑則皆令正官单騎出鄉親給務以官就民庶
幾少弊而有司奉行不一卒不免於飢民相食而
致有桴鼓之警如嚴保甲謹捕緝戒匿報練兵飭
防等項不憚振飭矣無何而礦盜竊發又無何而
飢民爲亂至調鎮兵一千發鎮餉一千以剿撫之
而所司尤有匿盜養寇如裕葉舞陽見議各官者

致貽亂階上厪
南顧之憂是皆臣之督察無能所致該道之謬戾即臣
之失職也臣之罪重有不容誅故二月望日歷俸
三載不敢言滿積勞成病恍忡昏眩不敢言疾一
子隨任出疹天化拔淚視事不敢言勵誠以地方
重而身家輕也乃於災民毫罔裨益茲仰仗
天威大小寇盜次第平矣二麥霑甫及有秋矣米價漸
減地方稍寧謐矣又蒙
皇上特發帑銀遣官發賑
聖母各宮又發銀兩助之臣仰祗
德惠徧諭飢民使之安心聽賑即越志之民亦當感
恩而自戢矣即臣亦得藉手而逃憤事之辜矣雖大寇
甫平瘡痍未起兵荒之後釁孽易滋休養保釐亟
當料理顧劣力已倦於拮据而疢疾尤增其困憊
況鎮屬三隅之末頗類贅疣時值多故之秋動多
掣肘昔之自信而信人者祗自疑而自慚矣又安
得靦顏在位坐致曠鰥以取負乘之羞至於副使
劉卿業有按臣疏在其功過應否相贖或仍應量
叙自有
聖明定鑑唯臣之失職真有不可一日尸乎其位者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臣亟

賜罷斥別選賢能有望者代臣仍查治臣罪以謝地方

庶重地不致廢事而愚分亦獲少安矣

改置巡檢司疏

題爲移住巡檢官員以便緝捕以靖地方事據陝西

按察司呈蒙臣批據西鄉縣申稱本縣地名大巴

山鹽場關各額設巡檢一員原爲巡緝盜賊私鹽

茶馬其來遠矣隆慶三年巨寇何勉倡亂盤聚地

名乾溝後於乾溝添設巡檢一員今乾溝蕩平已

久查鹽場關相去乾溝僅七十里地界本係一隅

巡緝止可一官及照本縣地名子午鎮北通秦嶺

西接洋縣東連石泉邇來回賊刦奪本縣兩河口

客民財物且致傷人皆由子午谷而來則子午鎮

乃要路所當急爲防禦合無將鹽場關巡檢令其

通管乾溝地方將乾溝巡檢移於子午鎮巡緝庶

久平之地既無虛設之官而要害之處可免疎虞

之患等因呈詳蒙批仰按察司查議詳報依蒙行

准分巡關南道按察使趙健行據漢中府轉行西

鄉縣申稱查得子午鎮東至石泉縣一百二十里

南至通江大平縣各三百里西至洋縣一百三十
里北至盩厔縣六百里最爲西鄉要害乾溝地方
即今寧謐其官兵應改設于子午鎮防禦盜賊巡
緝鹽茶馬販乾溝空閑衙宇留與鹽場關官兵往
來巡緝住宿于午鎮原係舊路有鋪兵房舍一所
稍加脩葺堪以居住計用銀二兩三錢六分足矣
應於本縣丁銀內動支等因到府議得相同具呈
到道該本道看得西鄉縣乾溝巡檢司與鹽場關
相距僅七十里往因巨寇倡亂故於乾溝添設巡
檢一員近來地方寧謐祇可一官巡緝而乾溝巡

檢委屬冗員及查該縣子午鎮東去石泉西來洋
縣各一百三十里北接盩厔南抵蜀境各五六百
里中間盜賊易於竊發私販往往盛行居民擾害
莫能禁禦今議將乾溝巡檢改移子午鎮所遺乾
溝地方就令鹽場關巡檢通管如此則兩地均有
巡緝之官而居民得免擾掠之害且子午鎮舊有
鋪房補脩衙宇費用不多而官吏弓手亦非添設
相應准移等因備關到司覆勘相同呈詳到臣除
批候題
請外該臣會同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光國巡按御史林

道楠議照官不可以虛設守尤貴於據要西鄉縣
乾溝巡檢司原爲山寇倡亂而設今山寇久平巡
檢無所事事是官爲虛設而該縣子午鎮四路空
闊近者二百餘里遠者五六百里其間深林窅谷
盜賊奸宄易於嘯聚鹽茶私販恣行出入居民苦
之莫能禁禦而乾溝有巡檢乃處於寬閑無用之
地是守不據要非設官衛民意也今將乾溝巡檢
司移住子午鎮以任巡緝鹽場關去乾溝不遠而
乾溝地方即今鹽場關巡檢司就近通管則閑官
既得以自效而要地不病於缺官且官吏弓兵不
必添設衙宇脩葺所費無多蓋一轉移間地方之
防守不踈而奸盜之乘虛伺隙者亦畏戢而不敢
肆矣既經司道府等官覆議呈來臣覆詳無異相
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乾溝地方責成鹽場關巡
檢兼管乾溝巡檢司官吏弓兵移於子午鎮住劄
巡緝盜賊譏察奸宄禁捕私販茶鹽仍乞改鑄子
午鎮巡檢司印信查發前來舊印
奏繳應脩衙門悉照議於該縣丁銀內動用庶官職

無虛曠而地方之巡緝亦有攸賴矣

計安災民疏

題爲計安災民乞

賜就近陞調賢能官員以濟時艱以重地方事竊照南陽府屬舊歲霪潦爲沴徧地皆水春來飢民倡亂徧地皆盜地方之殘傷極矣茲固天災抑由吏治臣請以鄧裕二州言之裕州極災至人相食鄧州災雖稍輕而刁悍難治大倍於裕乃鄧闔境晏然而裕大盜蠭起者以鄧有知州井濟博拯救多方而裕之知州黃道見綿弱滋弊故被災稍同而理亂迥異者以此今黃道見已經臣等論斥井濟博見報陞遷而該府自同知而下類多缺官一時署理借委他屬殊於責成不便夫兵荒多事之後正休養安輯之時各有司不可缺人而尤難於得人此就近陞調之議臣願竊有

請焉者也臣閱報見鄧州知州井濟博推陞彰德府同知其陞南陽府同知者爲遼東自在州知州武揚切計該州至南陽不下六七千里抵任之期近踰半載遠且經年俱未可知而南陽同知自任文定尸素以來職業久曠墮窳多端通判久缺未任推

官委署舞陽知府一人兼攝衆職時值多故叢挫
可虞臣謂井濟博近在鄧州似應調陞南陽府同
知其彰德府同知即以武揚改調亦爲兩便蓋井
濟博精明妥練才既優於州牧必不難於郡丞且
事多熟於見聞人素憚其風裁使倅南陽必能履
正奉公一洗前官脂韋粉飾之弊其於災民必有
裨補況由鄧至宛在井濟博可朝發而夕任而由
遼達鄴在武揚亦爲便道之官品秩同而煩簡亦
同公私兩便未有踰於此者至於鄧裕二州均之
不可缺人而裕尤不可不擇其人今黃道見雖以

斥去礦盜亂民猶多窺伺詎可以匪人任哉查有
見署葉縣汝寧府通判侯師皐識敏才通精於吏
事而尤切於愛民前署內鄉不踰月而夙蠹咸清
昔任婺川載道頌聲猶在貴竹彼其人可以知裕
州者且曾經行取夙負才名佐郡汝寧歷俸頗久
雖裕州非所樂居而盤錯正別利器即以侯師皐
知裕州似亦無不可者矧見署葉縣抵裕州百里
而遙尤勢之甚便者耶井濟博振刷之能雖在鄧
州今適遷去奸豪不無復逞亦不可以匪人任者
查有該府鎮平縣知縣孫鶴年事有執持政多節

愛槌良戢暴而積猾畏威賑恤招來而流亡復業事多不擾而辦疲民胥賴以生是可以知鄧州者且歷俸將及四年賢聲屢騰薦剡以其治縣者而治州建措宜有定籌而徙其官不徙其地士民亦樂於服習矧由縣抵州不遠三舍其資地尤爲甚邇者耶夫臣以督察無能時方席藁不當更與吏治但災民甫定之秋所須於賢官甚急倘不加意於官才地方何由而綏定雖爲地方擇人不當爲人擇官臣於黃道見等疏中言之已悉則俸除書而抵新任者敢謂盡匪其人顧得其人矣山川風氣疆殊井別未必遽習其地習其地矣從政方新嘗試謾爲未必遽習其事習其事矣得民甚難群疑衆駭未必遽習其民且更代不常吏胥緣絕爲奸送迎趦遠公私共億俱費反側之子將伺之而生心轉徙之民或因之而畏斃復生之衆又將何恃而繫命若以井濟博等就近陞調則才皆已試官不易方奸舞之竇塞供億之費蠲窺伺之釁以消轉徙阽危之民以綏以輯雖極荒亂之餘猶有乂安之望地方長計莫便於此稽諸明例尤得通行如蒙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井濟博改陞南陽府同知汝寧府通判侯師皐陞裕州知州鎮平縣知縣孫鶴年陞鄧州知州其原陞南陽府同知武揚改調彰德府同知各給文憑就便到任管事遺下通判知縣員缺另行銓補則荒亂遺民猶獲撫字善政有司不致缺人而地方安輯有賴矣

游災乞貸疏

題爲民困未甦游災可慮懇乞特賜勘恤以救遺黎以安地方事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初二等日據南陽府申稱府屬地方去歲大祲至人相食盜賊蠭起節奉欽恤多方救濟又給以牛種延至夏初二麥頗收人心稍安無何疾疫盛行死者枕藉迨至六月連朝霪雨平陸成江初八初九勢如傾盆官民廬舍亦多傾倒濵江禾苗衝刮無存低窪處所水尚未消在南陽鄧州新野內鄉唐縣淅川裕州舞陽葉縣尤甚計至水乾業入秋期安能佈種此大病之後而危症復乘之其人必無生理矣被災之民堪此重困離亂之狀當必甚於往歲矧閭閻告匱公私俱竭先事之備尤宜亟講等因申報到臣又據葉縣

浙川等縣申報相同俱批行該道查覈去後該臣
看得宛葉之間素稱樂土比苦水荒父子相食殍
殣幾於載道羣盜爲之滿山一時危迫之狀即飢
民圖說有不能盡皆舊歲霪雨爲之沴也臣誠蒿
目拮据莫知所定獨賴
皇上聖武震疊亂庶遄已
內帑渙頒阽危立蘇尤幸入春以來雨暘時若二麥
登場閭閻乃有生氣然重災之餘繼以大疫死亡
尤多目今瘡痍者猶未起也轉徙者猶未復也反
側而窺伺者猶未安也公私倉庾軍民繫而爲命
者猶枵然無餘也所望秋成豐稔庶幾元氣漸復
而治安可期詎意六月初旬雨集水漲瀕江一帶
芃芃禾黍委於洪流裕葉舞陽低窪之地溢爲巨
浸哀哀孑遺何以堪此雖雨未甚久水亦漸消菽
麥雜作猶堪播植然貧多乏種病不任農而天時
又不可知將何以爲卒歲之計自匪大破常格亟
加蠲助恐日前荒亂復見於今而將來且至無民
矣事機叵測殊可深慮此皆臣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所致除痛加脩省及督道府州縣官加意撫恤亟
查瀕江被災處所及裕葉州縣處給牛種勸督乘

時佈種外相應題

報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行巡按御史將南陽府屬前項被

災州縣并未經報到各縣一併勘實查議蠲助事

宜具

奏施行緣係民困未甦洊災可慮懇乞

特賜勘恤以救遺黎以安地方事理云云

叅荒政有司疏

題爲仰遵

明旨查叅不職有司賑弭滋弊乞

賜議處以肅吏治以裨荒政事頃者中土大祲裕葉等

處飢民嘯聚盜礦該臣乞

恩蠲賑并議將賑飢弭盜二事督所司著實舉行即持

以爲殿最用備糾舉俱經題奉

欽依前來所以責成有司者甚厚又經通行鄖陽商漢

等處一體遵照蓋因督屬皆飢故責成於有司者」

不獨南陽爲然也爲有司者並宜切民飢猶已之

心躬親放賑使顆粒皆及於窮民軫民窮盜起之

慮申嚴保甲使扞掫不駭於里閈庶幾災民怙之

以生乃奉行不一即申飭再四而猶然不省或又

從而朘削之安得不爲窮民亟議之也除將州縣
賑弭得法有裨災民各官另議獎薦外其有一二
不職爲災民之蠹不容不亟處者敢不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南陽府裕州知州黃某才近疏通政亦
愷悌乃病目之後繼之病瘧累月强半杜門而盜
礦之餘乘以刦財闔境徧爲盜藪挾弓馳馬維摩
寺之流寇剝膚之災也報自儕縣而本州付之罔
聞擁衆刦搶青山寨之糾聚門庭之寇也發自泌
陽而本官並無隻字倚門子王大言傳事而深居
簡出不顧旁落之權任里長范忠等加收而勒耗

分餘罔恤朘剝之苦設粥廠二十餘所省視宜勤
也率委之義正致湯多米少得食者不厭枯腸勸
富戶一千餘石給散宜普也乃令其折價致左侵
右漁捐分者半歸貪橐發倉以賑貧民而縱吏胥
王棟等每名三五石實惠寧及於窮簷平糶務存
糴本斗頭戚守寧等每石六百文錢繦不關庫貯
且州城傾圮雖多其甎料或可因也乃一估而議
銀六千宜其不能畢工州民飢荒雖極其保約固
當嚴也乃一起而亂民千餘安得不致大亂此一
臣者宜照不謹例閑住者也又訪得唐縣知縣劉

某不習吏事罔恤民艱唐俗素稱易治問其鄉猶有約保之遺也而令豺虎咆哮於里中唐廩不乏積蓄稽其籍猶有萬石之儲也而令狐鼠侵噬於庾內憑里老以報飢民即踞堂喚審其審日不數里致冒領者六七而實領者二三按黃冊而給貧丁惟信筆點散其散又不依時致貧者不賑而賑者不貧富民王遜志等勸諭助賑矣出而給貧者或止擔石之儲以豪吏之折收有十兩之侵也祇爲貪吻之資省祭史得珠等領米煑粥矣設而飼飢者止於通衢之側以保正副之剋匿有計日之

分也何裨枵腹之用張承恩王志貴豪吏也聽其指撥即官銀之散一任其瓜分曲宗祥趙爲安斗級也惑其奸欺即倉粟之支亦聽其冒破掩骼之行謾不加省而剛食生人於城外者亦付之罔聞禦人之寇畧不加刑而搶刦商船於水次者亦置之不理雖官守之未玷實荒政之無裨顧抵任尚未踰年典教或不廢事此一臣者似應改授教職以全器使者也陝西漢中府興安州洵陽縣知縣李某才乏振揚器本樸遬以奸書洪養存爲腹心事權旁落用門子小侯兒爲耳目關節潛通淸覈

田糧長吏之本務也議藉手於陳知州何取尸位
舉行條鞭救時之良劑也顧嚙指於楊石泉奚恤
時艱收糧則用大戥每兩加耗二三分計二年之
積所入不貲放賑則造新斗每斗減谷四五合總
五千之餘爲數不少僧遐眞以護印而誘奸良婦
究罪還俗可也因地方藍明等之呈報而生金五
兩白銀十兩指作公堂之需单應選以迎春而遲
扮雜劇斥去不用可也聽皁隸劉登科之讎禀而
撻之三十枷之越宿致爲杖下之鬼且不報重災
視彼痌瘝若不在已及請放賑猶靳升斗忍弗與

人宜桴鼓之相聞致蒼黎之茹苦此一臣者似應
降調閑散以示懲創者也以上三臣皆賑弭失策
並爲災民之蠹相應叅處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照不謹例革
任閑住某改調教職某降調閑散則吏治肅而荒
政舉矣再照南陽在中州昔稱樂土隸其土者苟
不安於自棄而以兢兢守職庶幾亦可竪拔今茲
飢饉加以師旅生齒凋於流亡之餘倉庾竭於振
餉之用閭里之瘡痍者未起四郊之伺釁者猶多
礦峒之窺竊者方深而豪俠之陵奪者益肆休養

安輯全在有司譬諸厄羸之夫適遘重疾在前日
爲瞑眩震撼之秋固庸醫之所袖手在今日爲元
氣耗蝕之際亦盧扁望之而走焉者也所恃者獨
賴
皇上發帑金轉漕粟而
聖母
中宮各以內帑助之此之
鴻恩眞高穹蒼而深厚地凡有血氣而荷生全者莫不
傾心戴德以頌
萬萬年無疆之休豫南之恃以無恐者實在於此然就
中之料理惟艱意外之防範叵測倘天不悔禍復
有兵荒如目前事又將何以應之此非得賢有司
休養安輯不可不然將爲舞陽之告病爲葉縣之
究褫爲黃裕州劉唐縣之見挂彈章官數易而緣絕
之弊滋多職久曠而紛沓之務益不可理此於地
方奚賴焉亦非所以爲腹心計久遠也仍乞再
勅該部寧爲地方擇官毋爲官擇地方將裕州葉縣唐
縣及漢中之洵陽縣別選廉能才官或查曾經歷
州縣才望有聲稱者調補前來供職則地方幸甚
臣愚幸甚

叅斥不職縣官并議調補疏

題爲糾劾不職縣官并議調補以重地方事臣惟當官者務恪其職論官者必器其才而邑之巖且劇者尤須官之賢且才者乃足以勝其任此簡厥良而退厥不良爲地方生民計者安得不兢兢也臣待罪地方操紀法而綜吏治苟有得於見聞抑何憚於譴舉訪得湖廣鄖陽府房縣知縣侯某識疎防檢事更乖張用皂隸劉楫等爲爪牙聽其撥置而不知偏聽生奸倚妻舅李全爲主文任其交通而不恤作奸骫法民皁九十名每名紙銀三錢總甲楊繼科之科歛有據標兵六十名每兵工銀四錢老人趙連之扣送匪誣學宮之把當脩也而指科富民或三兩或五兩陶相等嘖有煩言祭品之惡宜懲也而濫罰鋪戶或有力或稍力吳斌等咸爲茹苦趙遷歐死家僮貸之以三十金也而劉亨不抵地戶之命是皆因賄移情車廷忠欺奸嬸母縱之以二十金也而唐文興獲逃奸拐之遣亦云從貨鬻獄眥宗仁奪產於嫂追其契矣因估價而詐騙於趙連來貓鼠同眠之誚江朝漢被詰於父唱其賂矣懼人言而委罪於趙思貴啓掩耳盜鈴

之譏且送彩帳送牌扁加恩士庶類爲釣餽之資而取叚布取銅錫剝害鋪行不給市價之半雖群奸播弄出於民者不必盡入於已而志行貪鄙冒於賄者即爲有玷於官例應褫奪用懲不恪再照房之在楚不爲大縣而在鄖實爲巖邑是即周之所稱庸人漢唐所謂房陵者也其地岡巒廻複軍民錯居流逋商賈鱗次雜沓其俗競豪侈襲慓悍攻於持吏短長餌貪墨以售奸欺其界接荆巫荒裔其屬距鄖鎮逴遠民不見法吏其土者往往漁獵其民易恣他釁茲值頻歲大饑尤爲流民淵藪

此即以强幹有守者涖之猶懼不勝矧以卑卑若侯某者處之其爲地方之蠹豈眇鮮哉茲欲爲房擇官查有本府鄖西縣知縣張希良者才思英爽政務精明令行禁止閭閻與衙宇俱清興約墾田流莩與土著胥戴案無畱牘官有餘閑是一時有司之良也顧鄖西邑小民醇不難致理以本官處此雖有可見之績不無未盡之才若使之得當房縣則煩劇固所能辦其設施尤有可觀且本官作教時曾署房邱才名清譽尚載口碑茲以本官而調房縣亦房之士民所共傒志者也是敢冒昧以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候某照不謹例
革任閒住將張希良改補房縣知縣其鄖西縣員
缺即另行銓補俾各到任管事庶不才者不得倖
位而才者有以自見其於地方未爲無補也

董司寇疏草之二